



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舒羽
著

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

舒羽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 / 舒羽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339-4243-4

I. ①做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9471号

责任编辑 邓东山

装帧设计 蓝天工作室

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

舒羽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167千字

印张 7.75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43-4
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写作就是说话（代序） /001

父亲四记 /001

打鱼记

猎鸟记

学车记

上网记

石明弄 26 号 /020

最美的误会 /024

螺蛳青 /028

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 /032

花园里的几棵树 /036

雨季 /040

真心话大冒险 /046

真空 /051

品茶 /056

如是水晶 /061

灰雀 /063

猫 /064

金鱼 /067

为爱命名 /069

黑白相片 /073

离歌 /075

在灯光熄灭前离去 /076

半枚欧罗上的旅行 /079

威尼斯的维纳斯

罗马，当然是罗马

瑞士那个慢

女神

在英伦做一只蜉蝣

下江南 /103

徐州的树

东海的水晶城

浩渺连云
淮安与文人菜
沿着古运河
汪曾祺的高邮
扬州梦
南京，南京
富春江：黄公望的水墨粉本 /117

英国乡村的夜晚 /130
阿拉伯湾上的歌手 /132
郁特里罗 /134
NO, I DO /137
桂花雨 /139
柳浪闻莺 /141

马友友的天方夜谭 /143
普鲁斯特三题 /153
普鲁斯特的咒语

寻找天堂的入口

接一个有思想的吻

麦卡勒斯：把疯狂烧成诗 /174

圣殿旁的烂尾楼：读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《夜深时分》 /185

不朽如一棵树：读 R. S. 托马斯的《农民》 /200

美人香草是离骚 /208

一千零一夜 /216

乐队指挥 /219

寂静的声音 /221

烛 /222

川流 /223

黑色是最彻底的奢华 /225

流水观澜记（江弱水） /226

写作就是说话

(代序)

写作就是说话。

小雀儿会说话，小猫儿会说话，人更会说话，而写作就是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想到的东西用文字“说”出来，不必担心那些声音画面经过了你的笔端会失去真实的意图。人类固然渺小，但作为大自然的一员，你的语言一经说出，就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。我们有时甚至可以说人话，而说鸟语。万木争荣，百鸟争鸣，倾听自然，没有哪一种存在能被忽视。

写作就是说话，不仅让自己说话，还要听别人说话。

世界之所以生动，生活之所以丰富，人们之所以参差多态而又唇齿相依，都有赖于相互的倾听。假设我们只是一味陈述自己，而不是在段落的背后、句子的缝隙、词语的转承间预留出足够的空间，让其他的声音、意见加入进来，那么即便我们写作、我们说话，也无法抵御个体的孤独、个人的偏见。我们不能做精神上的聋哑人。晚年的贝多芬所作的最大努力，就是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因此，写作就是说话，就是推心置腹的交谈，就像作曲家调配各种乐器，让它们各自发出独特的声音一样，疑虑的、谐谑的、愤怒的、快乐的、悲伤的，由它们交织，喧响。正如舞蹈家用肢体勾勒情绪，画家用色彩构筑思想，建筑师用砖瓦建造家园，写作就是用文字模拟世界，再现和创造当下的生活。这道理听上去很简单，事实上，写作需要的也就是这份简单。

写作就是说话，说有趣的话，说古今中外的话。

古语从新，时语从旧。行文中偶尔借用古字，往往能赋予文章一种奇特的意趣。这一点，想必服装设计师更有心得：时而宽袍大袖，高古峭拔；时而窄腰短靴，新新人类。所以，一个写作者应该丰富自己的语言风格，可以庄严典重，也可以俚俗俏皮，或繁或简，能浅能深，唯在得当，只要读者不讨厌我们。文字的品格一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，过于刻意和矫情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。小说家亨利·菲尔丁认为，一位作家不应把自己看作一个经常设宴款待或布舍赈济的施主，而应看成开饭馆子的店家，凡是来此出钱吃饭的，就一律欢迎。一个老到的作者，同样也敢于暴露自己的内在真实，不怕露拙显嫩，但求文从字顺，水流花开。起笔、转折、顿捺、提按，文章犹如书法，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就难以被复制。

写作就是说话，但有时候，人也会为自己说过的话而后悔。俄罗斯女诗人安娜·阿赫玛托娃二十三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黄昏》。可是有一天，在公交车上，她向一位陌生的少女投去了羡慕的眼光：“多么幸福啊，她没有出版过诗集！”一个作者悔其少作很正常，但安娜的后悔来得也太快了。如果说我也后悔自己写过的一些文字，说过的一些话，倒不是想攀附这位大诗人，只是我生活中一旦被人高声提点——“哦，我读过你的诗集！”——我就会黯然想到安娜的这种哀怨。是什么让一个人如此信赖文字，托孤一般将自身的情感倾注其中，然后呢，只好由着它们在背后一遍遍地出卖自己？

我的第一本诗集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就叫《舒羽诗集》，如今看来光书名就欠妥，怎么都像是最后一部诗集啊。所以我有时会感慨，出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。一个过于真诚的人，往往错在不够谨慎。三年后同是作家出版社出了我的随笔集《流水》。这两本书分别在2011年和2014年由台北的“三艺文化”和“印刻文学”出了繁体版。我在《流水》的后记中写道：“然而流水有形式吗？我不知道。流水正因为不在意自身的形式，所以它的流动永无止境。只是水流走了自己，而我留下了文字。”但也坦言，自己是以流水的形式写一部主题宽泛的流水账。这一次，有幸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一本书，我采取了诗文合集的形式，将分行与不分行的文字组织成三辑，前文后诗，左顾右盼，或许还能够彼此帮衬贴补一番呢。

读者一眼就能看出，三辑内容，每一辑基本上都有主题上的一致性。第一辑里，文是写人、记事、咏物，后面的诗就跟着给奶奶的《黑白相片》，给女儿的《为爱命名》，以及《灰雀》和《猫》。第二辑是游记，后面的几首诗则完全是旅行记忆的补充，也提醒自

已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。第三辑是音乐会散记和小说与诗的评论，光从题目就能看出它们沾亲带故的关系，比如随笔《马友友的天方夜弹》与诗歌《一千零一夜》。我不敢像为我的《流水》作序的余光中先生那样，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写成左手的缪斯。我只希望，这些诗和这些文，彼此之间能够形成呼应。而呼应不就是对话么？

写作就是对话。

2014年11月27日于杭州

父亲四记

就像《天使爱美丽》里女主角发现的那只锡盒，里面藏着一个男孩了不得的宝贝一样，关于父亲，我也有一个记忆宝盒，里面收纳着我从略能记事起就拾掇起来的珍珠、贝壳。当时光的流水不断淌过去，我总是时不时打开来检一检，理一理。我的宝贝什物太多，一下子倒出来难免堆砌，也不便观瞻，那就容我零零碎碎一样一样地数给你，像儿时父亲给我和姐姐分发糖果。

打鱼记

小时候我一直认为父亲最大的爱好是钓鱼，虽然我的臆断已经

一次又一次被颠覆，但我可以晒出来的关于我父亲的连环画式的第一页画面，就是钓鱼。

该怎么形容那表情，那悠闲中略带仇恨的愤懑？抿着嘴，上唇挤压下唇；眉头锁紧，拽成一个笔法不太流畅的“川”字形；眼神专注，但也谈不上特别专注，因为偶尔也会并无目的地环顾一下四周，左左，右右。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低着头，颈部需要抬升几次以调整关节的灵活度，但我判断，主要原因是那种无所事事者所特有的莫名奇妙的小得意。当然，嘴里哼着歌。

我的性格具有双重性，一半阴郁一半光明，一半热闹一半安静，像黑与白相辅相成。这安静的一面也许跟儿时经常陪父亲钓鱼有关也未可知，因为，等一条鱼儿上钩实在是需要忍受一个地下工作者潜伏的孤寂，真真能把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等出轻度忧郁症来。为什么太阳都快下山了，鱼儿一条也不上钩来？这是一个盘踞了我心头好些年的问题，但始终也不敢问。其实也不必问，因为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父亲总是会亮出绝招。

正所谓先君子后小人，当不成姜太公，就当鲁智深。每当太阳快要掉进对面的山谷时，父亲就“嗖”的一声站起来，收起渔具，说一句：“去！”我就端起两张小板凳跟在后头，沿着芦苇小径，随父亲一同来到分水江的一小段支流畔（分水江也是富春江的支流）。我站在岸边，看父亲朝着一大片火红的水域布下天罗地网……

关于为人处世，父亲曾在我少女时代给过我一些忠告。他说：遇到想约你的人，要懂得把握分寸。假如你不想去，前两次大可不必去，但假如约到第三次，即便是你不想见的人，你也要给出一点

面子，一来给人留了余地，二来给自己一个机会以当面谢绝。经过如此授意后，我笑嘻嘻地看父亲一眼：当断则断，不断则乱！

苏东坡说写文章要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”，钓鱼也一样。只见父亲扛起一大捆渔网，涉水而行，半截身体慢慢地漂过岸去。白色衬衣如同苕菜一般浮游在水中，而水流湍急，一股一股在父亲的腰部形成瞬间解散的小水涡。此时父亲距离我足足有十多米远，但我丝毫不感到惧怕，反倒像个小巫婆似的盯着眼前的一切，以一种略带哀悼的心情，期待着一场收获的狂欢！这是一种用尼龙丝编织而成的渔网，鱼线透明而柔软，宛似褶皱起伏的纱窗，抓成一把又像晶亮的围巾，展开则无限绵长，那网格的细密是专门用于对付灵活的小鱼儿的。从那头返回这头，父亲在两岸各打下坚实的地桩，用渔网将小河拦腰截断后，叉腰望天，夕阳下伫立，脸上一副有杀错有放过的斩决。整个过程除了风声、水声与风水交织的声音，并无其他语言发生。

“是时候了，夏日曾经很盛大。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，让秋风刮过田野。”（里尔克诗《秋日》）。是时候了，斜阳已经很浓郁，父亲脱下长裤，用柳条儿扎紧两个裤管，将我举过头顶，骑在他的肩上，然后自己开始一尺一尺地回收置于两岸的渔网，一枚一枚像采摘果实一样，直到鱼儿鼓鼓地挤满父亲的长裤，时不时动弹几回，煞是有趣，酷似某种后现代的行为艺术。多年后，每次看见阳光打在水面上，我就想起那场景：从水中跃出的小鱼，纷繁的弧线，构成不可捉摸的几何图形，江渚上传来父亲发出的几声不可抑制的“吼吼”声，伴着这银色的旋律。

小时候，吃肉是讲计划的，吃鱼对我来说却是家常便菜，顿顿都有。大鱼小鱼，水桶脚盆，米缸水缸，一篓篓，一筐筐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说句实话，看着眼烦，心也烦。实在吃烦了，就晒成鱼儿干，泼出去，阳台上一片细碎的银光。为了钓鱼，父亲也着实付出了不少代价，母亲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。比如遇上涨潮，皮筏艇飘走了，母亲雨夜富春江上寻夫，最后出高价买舟救人。又比如午夜，等不回渔夫，后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有一周姓中年男子正躺在手术台上切阑尾，速来医院交钱，顺便将门外的一筐鱼拿拿回去。

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等文献中早已出现过关于捕鱼工具的记载。晚唐陆龟蒙在《渔具诗并序》中十分系统地描述过渔具和渔法，有网具、钓具、投掷渔具、定置渔具，有药鱼、灯火诱鱼、音响驱鱼，等等。据此我推断，父亲最后那一招属于围渔一类。与陆龟蒙并称“皮陆”的皮日休有一组《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》，其中“游鳞到溪口，入此无逃所”，写的就是围渔的光景，而“编此欲何之，终焉富春渚”，对于在富春江边长大的我而言，读起来更觉亲切：

波际插翠筠，离离似清簪。游鳞到溪口，入此无逃所。

斜临杨柳津，静下鸬鹚侣。编此欲何之，终焉富春渚。

2011年7月27日

猎鸟记

午间，我端起饭碗，准备扒拉几口就出门。父亲嘴里咬着块油豆腐，慢悠悠地咕哝了一句：“原来写书的人也会出来吃饭的？”这种不咸不淡的挑衅，在我父亲那是随时随地都会冒出来的，我原也懒得理会，但见他损自己的女儿损得这么有趣，就想起逗逗他拍鸟的事。

“嗯，偶尔也吃点，喂喂脑袋。”我也夹一块油豆腐，咬一口，放下，问：“老爸，你拍的那一堆照片中有略微像样一点儿的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父亲十分警觉地斜睨着我。我赶紧补充说明：“哦，我是想改天写一篇你拍鸟的文章，然后配上你拍的照片，给宣传宣传。”

“嘿嘿，多了去了。”父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把剩下的半块油豆腐放进嘴里，咀嚼几口，突然停顿，转向我，挥舞着筷子，斩截地说：“大片！”

记得有些电视小品，说的是子女因忙于工作，无暇顾及家中的父母而生出许多心酸事儿。我家二老恰恰相反，谁要操心他们的作息时间，敢于提点意见，谁就自讨没趣。尤其像我父亲这种爱一行干一行又干一行像一行的，任何行当，只要一上手，可不跟那炭锅子似的，轻轻一撩拨就热得你烫手。自退休以来，玩音响、养金鱼、炒股、学车、摄像、上网、打电子游戏等等，斗鸡走狗，赏花阅柳，爱好之多用阿扁的说法就叫作罄竹难书。对新事物好奇心重，

这没什么不好，但他的兴趣转移得也实在是快，就像黑瞎子掰棒子，又像日本人换首相，全然忘却了我小时候他教导我的持之以恒的大道理。

一个个旧爱摞开了手去，这几年他又迷上了新欢：摄影。起初还安静，拍人像，总央求我做他的模特，调焦，调光，不亦乐乎地调到我常常哈欠都出来了。后来技艺精进，搞动态摄影，为了拍一帧“大片”，他起早摸黑，爬高弄低。现如今，也不知攀了什么门路，竟挤入了杭州市摄影家协会，端端的以“摄影家”自居起来，尤以“专门从事难度较大的鸟类拍摄实践”自诩。

对于父亲的摄影爱好，痴迷于越剧演唱事业的母亲持一种充分理解的态度，可谓惺惺相惜。她笑盈盈地在我对面坐下来，眉毛一翘，爆料：“为了拍鸟，你爸爸前几天还专门去剪了一块两米多长的布哩！”“哦？买布？”“是啊，迷彩布。”“这拍鸟要迷彩布做什么？”

一门不到一门黑啊！父亲谈起了心得。为了掌握鸟儿的习性，摄影师必须多次踩点，长期观察，必要的时候还得喂，也就是持续好多天，将谷粒撒在某一棵鸟儿经常啄食的树下。鸟飞来的时间多为清晨四五点。为避免惊动鸟儿，摄影师通常会在距离那棵树七八米远的地方，挖出地洞，把身体整个儿猫进去，只露出迷彩帽下的一对眼睛和一只镜头，像地上的一片落叶一样安静。只有这样，鸟儿才会浑然不觉，旁若无人，各种生动的意态才会被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。

“哎老爸，躲着就躲着嘛，要布做什么？”父亲用极为诧异的眼光看着我：“一等就是五六个钟头，这三伏天的，三十七八度的